



野菊文丛
第三集

第三集

东边日出西边雨

江晓原著 / 青岛出版社



I262.1
7

东边日出西边雨

江晓原 著

103575



青 岛 出 版 社

鲁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边日出西边雨/江晓原著. —青岛:青岛出版社,2000.5
(野菊三集)

ISBN 7-5436-2206-8

I. 东… II. 江…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16297 号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| 东边日出西边雨(野菊三集) |
| 编 著 者 | 江晓原 |
| 出版发行 | 青岛出版社 |
| 社 址 |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(266071) |
| 邮购电话 | (0532)5814750 5814611-20 |
| 责任编辑 | 王一方 杨敏青 |
| 装帧设计 | 叁陌工作室 |
| 照 排 |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公司 |
| 印 刷 | 胶州市装潢印刷厂 |
| 出版日期 | 2000 年 6 月第 1 版,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开 本 | 32 开(850×1168 毫米) |
| 印 张 | 9.5 |
| 插 页 | 2 |
| 字 数 | 221 千字 |
| 印 数 | 1~5000 |
| ISBN | 7-5436-2206-8/I·350 |
| 定 价 | 15.20 元 |

野菊

江晓原·东边日出西边雨·自序

自序

文化人讲究“触摸”。“触摸科学”、“触摸历史”等等，不一而足。他们还要相互“抚摸”——这当然也需要从触摸开始——以寻求快感和安慰。要触摸就会有技巧，交流的事是经常发生的。又性学家之言指技也，主要是作为前戏的重要技巧之一，而触摸文化，同样需要讲究技巧。故此集原打算起名《指技》，虽可能失之香艳，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吧。当然我的意思只是表示触摸文化需要技巧，并非表示我自己的技巧已经高明。事实上我自己一直觉得不够。后来接受太太的建议，用了现在这个书名，如果勤于联想，这个书名仍有一点香艳的色彩。

我从上大学的第一天起，所受训练就不是教人舞文弄墨的——我学的是天体物理专业，那是和定理、公式、函数、数据、图象之类打交道的。但因自幼好古成癖，尤好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，所以那时虽然还从未写过任何“舞文弄墨”的文章，却也一直心向往之。

野菊

江晓原·东边日出西边雨·自序

在南京大学的四年，可算是快活时光。在物理和数学方面，做了无数作业，算了无数习题；在“舞文弄墨”的准备方面，则是又读了更多的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之类，还临了七遍孙过庭的《书谱》。

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读研究生，专业是天文学史。在那个环境里，写学术论文才被认为是真功夫，“舞文弄墨”的杂文、随笔之类，什么都不算，只能是业余玩玩的。

所谓学术论文，通常是指那些发表在专业学报（还要讲究级别）上的、文中到处都是脚注、尾注、参考文献的文章。这种论文的读者通常总是出奇地少。有一位教授曾对我说，他在学报上发表的文章，在全世界若有50名读者，他就感到极大的满足了。而据我自己多年的感觉，50这个数字恐怕还太乐观了一点。

学术论文的命运既是如此，写“舞文弄墨”文章的冲动自然也就难以泯灭。我从1983年开始写一些非学术的文章，日积月累，十几年来也发表了几十万字。这个数量，和文人作家相比当然不算什么，在人文学者中间大概也不足称道；但在中国科学院这样的环境里，就被认为是“能写文章”、“是多产”了。

“文人相轻，自古而然”，不仅狭义的文人之间是如此，在广义的“文化人”或“知识分子”之间也是如此。不同类型的文化人相互之间看不起。比如学理工科的看不起学人文的，认为他们“智商很低”、“连正负数也搞不清楚”、“不懂逻辑”；学文科的却也看不起学理工科的，认为他们是“没有文化的”、“根本不会写文章”。这两种观点当然都是偏见，但也都能得到身边很多事实的支持。当然反例

野菊

江晓原·东边日出西边雨·自序

也有不少。我多年来一直在文科和理科的边界上行走，对两造偏见之由来，颇能理解，也时时以此自励，力求能侧身于“反例”之中。

我写这些文章，没有任务观点，因为“只能是业余玩玩的”，所以有灵感时可以一晚上写两篇，没灵感时可以半年不写。承蒙朋友们的抬爱，居然有不少人认为我的这些小文也差堪寓目。有的文章因为说出了学者们心里想说的话，甚至被人从发表的报纸上复印了分寄各有关人士。

我以天文学史为本业，从1984年起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了15年之久，直到1999年才调入上海交通大学。但是我还有一个“第二专业”——性学史。说来也真有点令人惊奇，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，和出版的第一本书，都是性学史方面的。

和天文学相比，性学史中人的色彩更浓厚。多年来我在这两个专业之间出入，有时还旁骛到更远的地方。记得有一位已故的前辈曾表示不赞成我在此两道之间出入，希望我专心于天文学史，只因他斥了一句“性学与天文学有什么关系”，我就一时心血来潮，写了一篇《“与阴阳俱往来”——古历与性生活》去发表，现在看来，迹近捣蛋，姑且收在此集中，以博一粲。

非常感谢编辑先生的好意，使我这些乱七八糟的文章有结集的机会。有不少文章其实是会“速朽”的——与电脑有关的文章尤其如此，但我都保持原样以存其真，只有极少几处，因当时就不满意报刊编辑替我改的标题或内容，趁此次机会改回去了。

1999年8月8日

于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系

野菊三集

文史杂论

吴江著

东边日出西边雨

江晓原著

山外青山

闻一著

驻守边缘

刘兵著

重回罗马

王毅著

午夜翻书

丁东著

野菊

江晓原·东边日出西边雨·目录

目 录

书 斋 谈 性

传统女性四题	[3]
《名家谈性》序	[11]
关于中国古代性文化及其研究	[17]
中国性史研究十年	[21]
高罗佩和他的性学著作	[27]
略论高罗佩中国性文化史研究 的缺失	[34]
“与阴阳俱往来”	[36]
性学常识自测 14 题	[43]
图书市场上的“性书”	[49]
淫秽类禁毁小说有否性学价值?	[54]
荐书短札	[58]
张竞生其人其事	[62]

野菊

江晓原·东边日出西边雨·目录

书窗窥天

回天有术——武王伐纣的日期是

如何确定的? ————— [77]

孔子诞辰:公元前 552 年 10 月 9 日 ——— [83]

天文学与释迦牟尼生年 ————— [87]

是 80 年代末还是 90 年代初? ————— [89]

天文学史:在多学科交界处发展 ——— [91]

有色眼镜下的天文学史 ————— [96]

中国古代天文学与星占学 ————— [104]

中西古代宇宙理论对比 ————— [107]

书窗窥“星” ————— [112]

天文史拾零 ————— [119]

书边杂写

边缘和中心 ————— [129]

新世纪需要科学史 ————— [132]

爱国主义教育不应该成为科技史研究

的目的 ————— [135]

美人妆镜前的科学精神 ————— [138]

李约瑟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 ————— [141]

如何看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 ——— [148]

欢迎无用的理论 ————— [153]

“超导热”后的冷静回顾 ————— [157]

写在第六届中国科学史国际学术

讨论会上 ————— [159]

一六七八年北京的蒸汽动力实验 ——— [162]

乾隆西域武功图及其铜版印刷 ——— [165]

野菊

江晓原·东边日出西边雨·目录

西方科学对中国的首次冲击	[168]
读《费马大定理：一个困惑了世间智者 358 年的谜》	[170]
“科学外理论”争取生存空间	[172]
知识界的方术迷恋	[178]
科学自有游戏规则	[182]
话说古籍的数字化	[185]
玩键盘的杂思	[187]
戏说孙权释关羽	[200]
拆道	[202]
名牌消失	[204]
你必须有一点长处	[206]
“我不是气象学家”	[208]
劝善惩恶并举	[210]
股票妖魔	[212]
聚书而不读	[215]
伦敦地铁印象	[218]
战国楚帛书海外寻踪	[220]
巴尔的摩水族馆观感	[222]
从小就作航天梦	[224]
东瀛游记	[226]

书生意气

《科技史文集》悼辞	[245]
又悼《中国天文学史文集》	[247]
亲睹出售小行星有感	[250]
天文学家“走红”之后	[252]
想当年，天堡星堡……	[254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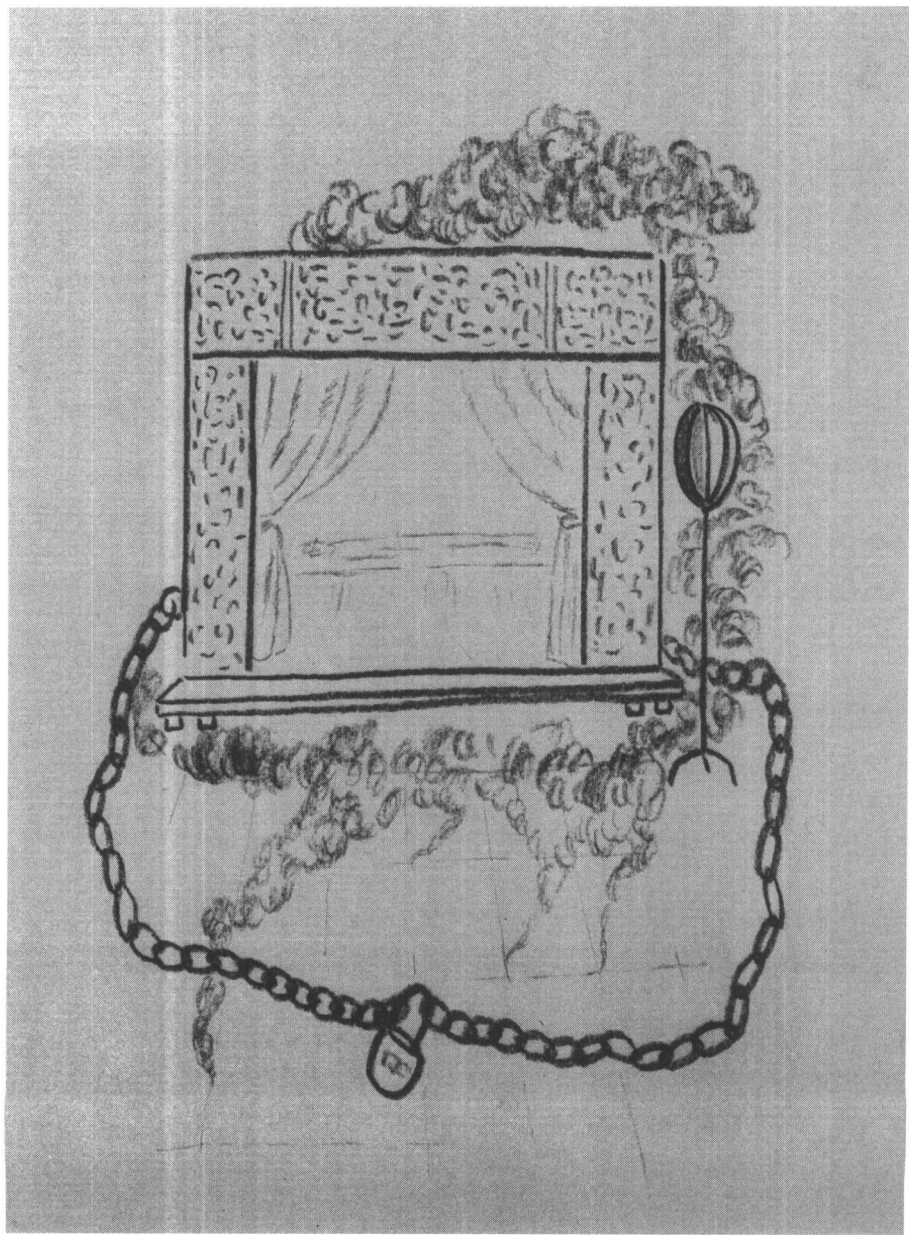
野菊

江晓原·东边日出西边雨·目录

可怕的人头费	[256]
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的三种前景	[259]
“零和对策”与传统心态	[264]
从达尔文晚年的悲哀说起	[267]
重新想起“玄学鬼”	[270]
也谈“名人录”与赚钱之道	[273]
请勿自侮	[275]
有关“甘肃罗马城”的所谓新发现	[277]
解决人生致命难题的小说	[279]
孩子的恶梦	[282]
回想当年读禁书	[284]
沮丧的幸运者	[287]

书斋谈性

江晓原 · 东边日出西边雨



传统女性四题

一、财物与祸水

在男性中心的古代社会中，女性经常被视为财产之一种。既为财产，当然免不了占有、争夺、赠送等等，常处于重新分配的过程中。许多历史现象都可以从这一角度去理解。

在权势者当然要占有更多的财产。《春秋公羊传》、《白虎通德论》之类的儒家典籍中都强调“诸侯一娶九女”。天子的女人还要更多，《礼记》上谈到天子六宫后妃，除皇后之外，还有“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”——这还根本未算上各种女官和大量宫女。皇宫中宫女之数达到几千几万的记载，史不绝书。达官贵人比起帝王或稍逊色，但姬妾成群也被视为天经地义。随着权势的兴替，财产也将发生转移。亡国之君，获罪之臣，他们的后妃姬妾乃至妻女就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，即所谓“没为奴婢”，分配给胜利一方的君臣们去享用。其中比较出色的，或会被另眼相看，比如汉高祖从魏王豹那里抢了薄姬，曹操将袁绍的儿媳甄氏分给了曹丕（害得曹植去写《洛神赋》），陈后主的妹妹则成了杨素的宠姬。将敌方的妻女姬妾夺来自奉，一直是胜利者最大的快事之一。

在政治联姻中，那些“和番”的公主，或是下嫁功臣之子的公

主，其实也可以看成一件政治性的贵重礼物。更何况在许多“和番”联姻中，公主虽被美言为“降”（下嫁）于某邦，其实只是自欺欺人——实质是在邻国的要挟下被迫献上女子，与献纳了贡品无异。所以王维要写“当令外国惧，不敢觅和亲”这样的诗句。当然更多的情况下是和平友好的赠送。在酒席上一高兴就将美貌歌姬送人的事，在唐宋时代堪称司空见惯——真是巧得很，这个成语就是因李司空在席上将歌姬送给诗人刘禹锡之事而来的。

财富的功能之一是供人向外界炫耀，以便自高身价而获得心理满足。炫示之物，下焉者不过金银珠宝，稍高则为古玩、名马、豪宅之类，最高者却是女人，主要是古时达官贵人的家妓。家妓是主人身份地位和财富的重要表征，如果她们年轻美丽、工歌善舞，就会给主人带来极大荣耀。此风在唐宋时尤甚。说宁王“贵盛”，只需举“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”这一款就够了；而“李司徒罢镇闲居，声妓豪华为当时第一”自是令人艳羡的佳话；在王维“狂夫富贵在青春，意气骄奢剧季伦，自怜碧玉亲教舞，不惜珊瑚持与人”的诗句中，表现富贵骄奢的第一项也是家妓；为什么被认为真正善写富贵的诗句不是“老觉腰金重，慵便枕玉凉”而是“笙歌归院落，灯火下楼台”，道理也是一样。腰金枕玉与“不惜珊瑚持与人”都只是夸示物质财富而已，而更高层次的富贵要靠“绝艺上色”的歌妓们来显示，因为她们是真正的“文化财”。

美丽迷人的女子常被称为“尤物”，物者，物件也，财物也。而珍异之物并不是一般人都能保有和享用的，相反还会给持有者带来灾祸。中国古代的“红颜祸水”之论，正从此处来。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，晋国的叔向之母，不许叔向娶申公巫臣与夏姬所生的女儿，就已首开此论。她说夏姬曾“杀三夫、一君、一子，而亡一国、两卿”，因此其女虽美，也必为不祥之物。而且“夫钟美于是，将必以是大有败也”，夏、商、周三代的亡国，都是因君主迷恋女色所致。特别是，她已经使用了“尤物”一词：“夫有尤物，足以移人，苟非德义，则必

有祸。”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篇“红颜祸水论”。自此以后,“红颜祸水”成为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之一,远的如妲己之于殷纣王、褒姒之于周幽王,稍后如赵飞燕之于汉、武则天之于唐,杨玉环当然更是“典型”,再往后甚至陈圆圆也要归入此列。总之,曾经引起男性大人物倾心的美女,都可能成为“祸水”的候选人。

“尤物”尽管可爱而迷人,但除了大有“德义”之人,难以安然享用,这种观念在古代普遍流行。《莺莺传》中张生为自己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负心之举辩护,说是“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,不妖其身,必妖于人。……予德不足以胜妖孽,是用忍情”,竟被许为“善补过者”。《唐语林》记唐宣宗宠爱地方官进献的一名绝色歌妓,几天之内,“赐予盈积”,可是有一天早晨起来忽然不乐,说道:“明皇帝只一杨妃,天下至今未平,我岂敢忘?”将歌妓召来,对她说“应留汝不得”;左右侍臣建议遣还原地,宣宗说这样我还会想她,于是下令将歌妓毒死——女人终究只是财物。

二、性战之敌与炼丹之鼎

在中国古代方术家眼中看来,女性又可以是另一种角色。

在房中术理论中,男女之间的性交被视为战争:这种两性之战的胜负标准,更是大出现代人想象之外——谁先达到性高潮,谁就成为战败的一方。这是因为在房中术理论中,先达到性高潮的那一方,他(她)的“精气”就会被对方获得,从而导致损己利人的后果。所以房中术理论中有“采阴补阳”和“采阳补阴”之说。这种以采获对方“精气”为目的的性交又常称为“采战”。

由于绝大部分房中术理论都是男性中心主义的,所以总是着眼于如何在两性之战中战败女方。房中术家酷喜使用军事语,比如将与女子性交称为“御敌”,有时干脆将女子称为“敌人”,将女方达到性高潮称为“投降”或“宾服”。最突出的例子可举明代房中术著

作《纯阳演正孚佑帝君既济真经》，通篇皆以军事术语写成。一些明清小说比如《昭阳趣史》、《禅真后史》等，也都着力描述渲染这种“采战”。在有名的晚清青楼小说《九尾龟》中，众嫖客一味缠磨，要“资深”的青楼浪子章秋谷讲述床第间取悦妓女之道，章也是用“两个开战的国度”作比喻，讲述了一通房中术在这方面的要义——通过前戏、爱抚和性交时的各种技巧，尽量使女性先达到高潮；若是双方同时达到高潮，则被称为“打个平手”。以现代眼光去考察，其实倒颇不乏可取之处。这种观念实际上已经认识到女性性高潮通常出现较迟，因此男子要一面控制射精以延缓自身高潮的到来，一面尽力促进女性的性兴奋。而且，尽力促使女子达到性高潮，不正是现代性学家反复向丈夫们建议和要求的吗？

与上述观念相比，古代房中术的另一种观念就比较可恶了。“采战”之说，盛于明代，房中术家将以“采阴补阳”为目的的性交比作炼丹。炼丹当然要有丹炉和鼎器，这炉和鼎不是别物，就是作为性交对象的女子。比如在相传为五代时陈抟所撰的《房中玄机中萃纂要》中有“择鼎”篇，明代《紫金光耀大仙修真演义》中有“罍中宝鼎”篇，明代洪基《摄生总要·种子秘剖》中有“安置炉鼎”篇，等等，所说皆为同一件事，即选择怎样的女子与之性交才能有助于男子修炼他的“内丹”。选女的标准主要是健康和年轻（不强调美貌），同时还有种种禁忌，所有这些当然都是纯粹男性中心主义的，女性在这类理论中仍然被视为男子的财物。

三、有主无主

女子在古代常被视为财物，已见前述；即使稍为“人道”一点，不以财物视之，她通常也只能是男子的附庸，男子是她的主人。

女子“三从”之说，由来已久。《礼记》上说：“妇人，从人者也，幼从父兄，嫁从夫，夫死从子。”从人，就是作别人的附庸，让别人来作